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公共考古学的开展

宋祥瑞



摘要: 公共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加强考古与公众联系、传播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中具有重要作用。本项目通过问卷调查展开研究,旨在对大学生群体中的考古学知识普及情况及公众认识进行调研,结合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参考学界关于公共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公共考古学开展作一浅探。

关键词: 大学生;公共考古学;历史研究

2020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同时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内容包括考古研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和沟通、文化遗产保护、“古为今用”、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因此

在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 研究过程

本次研究以高校文理工医等各科青年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被调查对象学历层次丰富,学科门类齐全,样本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网络和图书馆等途径搜集了有关公共考古学方面的书籍刊物、学术论文等资料,通过文献资料与问卷调查结果的比对分析形成调研报告。

调查过程主要为发放和回收问卷及结果汇总。本

次调查在“问卷星”平台上发布问卷,回收答卷395份,其中有效答卷393份,有效率为99.49%。在问卷中,向受试者以选答主观题的形式询问了他们对考古遗址、出土文物的了解以及对公共考古学的建议。所得数据主要运用Microsoft Excel 2021和SPSSAU平台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

(二) 研究结果

经过汇总,共有164所高校的学生填写了本次问卷。其中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的人数最多,分别占据了总人数的37.40%、6.36%和2.54%。填写自己所述的专业类别时,选择“哲学”的有8人,占参与调查人数的2.04%;选择“经济学”的有48人,占比12.21%;选择“法学”的有29人,占比7.38%;选择“教育学”的有24人,占比6.11%;选择“文学”的有43人,占比10.94%;选择“历史学”的有27人,占比6.87%;选择“理学”的有29人,占比7.38%;选择“工学”的有92人,占比23.41%;选择“农学”的有5人,占比1.27%;选择“医学”的有19人,占比4.83%;选择“管理学”的有54人,占比12.74%;选择“艺术学”的有9人,占比2.29%;选择“其他”的有6人,占比1.53%。样本具有较广的覆盖范围和一定代表性。

调查使用NPS量表,根据数值变化衡量受访者对考古学的好感程度,“0”代表对考古学感到厌恶,“10”代表对考古学兴味盎然。其中,选择“5”“6”“7”的最多,占比分别为25.19%、17.56%和12.98%。平均分数为6.1,NPS值为-45.55%。对考古学较有兴趣的(NPS>5)的占多数(225人),比例为57.25%。针对NPS值7分及以上的受访者,询问印象最深刻的考古遗址或出土文物,共收集到156个答案,其中57个答案提到了“三星堆”,18个答案中提到“马王堆”,15个答案提到“兵马俑”。其他提及次数较多的包括“殷墟”“后母戊鼎”等。

提及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认为考古学“证经补史,跟历史学是一家”的占比67.68%;第一印象为“活跃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机构的专业人士”的占比59.8%;认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占比31.81%;三者为选择数量最多的三项,这体现出大部分人认为考古学具有证经补史作用,同时亦认同其专业性。值得一提的是,约30.53%的受访者对考古有“合法盗墓”的误解。而在了解考古的渠道上,

图书、电视节目、直播等传播方式最为普遍,占比62.09%;其次为以“遗址博物馆/公园”方式接受考古知识,占比43%;再次为参与“高校考古学相关课程”,占比30.53%。可见,大学生接收到的考古知识多来自媒体传播、遗址博物馆/公园参观,考古学相关课程亦占据一定重要地位。

关于公共考古学吸引公众参与的模式,由选择情况可知,较多受访者对公共考古学开展模式的期望倾向“公共参与模式”,即在搭建平台的前提下,考古学专业团体协助普通公众掌握考古学知识,了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

对考古学好感较高的受访者中,绝大部分人认为应“建立更广阔的交流平台,打破门户界限,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参与活动的组织”,占比70.68%;其次是“充分利用高校的智力资源,专业教师参与指导高校考古类社团”,以及“分析目标公众的需求,制定不同的公众考古策略”。调查结果表明,因人施策、拓展平台、增强专业性等诉求,是大学生群体对公共考古开展方式的主要期望。若有机会亲身参与,大部分人倾向“考古发掘体验/实践”的公共考古活动,占比62.04%;其次是“开放考古现场参观”和“文物修复体验”,分别占43.21%和39.51%。整体上看,大学生倾向以实地考察或动手实践为方式的科普活动。此外,71位受访者针对公共考古的进一步开展给予了建议,答案中“加大宣传”“增强传播力度”“设置选修课程”等有较高的出现频率(见图1)。



图1 受访者对公共考古学开展的建议词云图

二、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 数据分析

(1) 在393份有效问卷中,对考古学的兴趣NPS值为5及以上的共有324份,占全部有效问卷数的82.44%,意味着多数受访者对考古学持中等偏上的好

感态度。

(2) 对考古学有正确认识的(在“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中选择对考古学的科学评价)受访者综合占比约 70%，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对考古学认识的总体情况良好。

(3) 18.07% 的受访者填写了对公共考古学发展的进一步建议，反映出受访者的积极意愿。

(4) 问卷在最后部分设计了针对问卷本身的调查问题，谈及对本问卷设计结构的体会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本问卷感到满意。

(二) 研究结论

(1) 大学生群体对考古学的认知局限仍然存在。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通过图书、电视节目、直播等渠道还是其他渠道，考古学的部分概念在信息传播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传递。但是，是否深入且准确认知一个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则是另一种情况。比如，由于黄金面具等出土文物的“出圈”，许多人对三星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不一定了解其发掘的重大意义。同时，尽管“三星堆”曝光率较高，但相对其他一些概念而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日等近年来新出现的概念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其他相似的概念，说明公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接受新知识、新概念尚需要一个过程。

(2) 对于考古学的偏见和误解仍然较多。调查中，许多学生对考古学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甚至对考古和遗址有偏见和误解。哪怕是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大学生，对考古学的认识也存在很多固有的误区。消除社会大众对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错误认识任重道远。无论是“合法盗墓”还是“考古无用”，公众对考古学的种种不正确观点一直是阻挠公共考古学乃至考古发掘研究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凡事必须有用”的急功近利思维长期困扰着考古学及其他基础学科。即便不谈考古学对重建历史、帮助现代人认识过去的学术价值，考古学对于保护传承人类文化遗产、服务当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群体，尤其是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眼里的考古学形象，多是和盗墓、挖宝等惊险刺激的冒险旅程纠缠在一起，存在种种认知误区。他们看待考古学的目光，多多少少带着猎奇的色彩。区分想象和现实，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树立贴合实际的考古学形象，乃公共考古

学的当务之急。

(3) 大学生对公共考古学开展更加注重自身参与度和体验经历。对青年学生而言，利用假期开展以教育为目的的考古活动，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机构认识到了这一点，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也以夏令营等方式，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其中。相对考古传媒和考古教育而言，以考古夏令营和文物保护课程为代表的考古活动，由于参与者人数有限，涉及面可能不够宽泛，但通过实际操作体验，参与者对考古学的领悟必然比通过媒体和讲座所获更深。

三、讨论

中国的公共考古相较欧美起步较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其直接跨入了“公共参与阶段”，缺乏必要的发展历程，带来的则是多种多样的问题。考古与公众间的距离仍然存在，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正确认识还未占据主导地位，相比全面铺开的撒网式宣传，从新生代力量入手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方法。因此，面对大学生群体的公共考古学的开展应注重多样性、实践性、引导性。首先，应充分利用时代发展契机和现有科技成果，通过多种媒介普及正确的考古学知识与考古观念，确保考古遗址和考古记录为将来而保存。其次，可以针对大学生群体特点，开展考古发掘现场参观、文物修复体验、考古发掘模拟等实践性活动。最后，调动公众参与，激发广大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兴趣，相关单位和机构要积极主动地满足公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助推全社会良好观念的形成。

中国公共考古学当前的研究重点，应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考古理论和制度架构，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考古实践活动，努力把考古资源真正打造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提高全民的文化自信与凝聚力。近年来，政府、考古和文博界与多领域联合，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共同构建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已见成效，为扩大公众的参与提供了更多可能。希望面向大学生群体的公共考古学能不断进步，为公共考古乃至整个考古学科的未来强基固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文化自信和群众基础。(作者单位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